



问:生活包括文学创作,其实是非常艰难且富有挑战的,你是如何面对并克服的?时代在变化,人们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,你是怎么看待的?

答:其实,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挑战,重要的是要勇敢面对,用我们的热情和信念去克服它。是的,事物总在变化和发展,文学也一样,我们作家在坚守初心的基础上,也要与时俱进,比如我的散文《我的阿勒泰》改编成电视剧后,在更大范围传播,在更多受众里扩散,这就是一种很好的结合。



漫步村庄,在一个小广场看到了硕大的地球仪,我俩停步凝望,李娟指着地球仪说:“这里是我的第一故乡——四川,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——新疆。”随即,她的手停留在祖国版图尾端处深情地开始告白:“这是我的阿勒泰,我一生的故乡!我不会离开这片热土,一辈子都会与她同在。”不爱小家,何以爱大家?李娟浓浓的家乡情也深深地打动了我……

涓涓细流:南山对话李娟

□ 哈德别克·哈汉

好久没见李娟啦!2024年10月的一个周六,我俩终于在乌鲁木齐南山见面了。

这几年李娟大“火”,特别是她的作品《遥远的向日葵地》获得鲁迅文学奖;以其原著《我的阿勒泰》改编的电视剧,一经播出更是引起轰动,圈了大批“娟丝”(粉丝);她的书也跟着大卖,很多读者希望得到签名,但苦于见不到她!我和李娟过去是同事,现在又一起工作,所以,认识我的朋友都带着书找上门,让我联系李娟帮忙签名。于是,我和她联系,叙旧的同时,还可索取签名。

按照约定,我和好朋友自治区作家协会副主席玉素甫·艾沙一同前往南山与李娟见面。

10月中旬的南山乍暖还寒,我们选择了一个咖啡馆,在南山的一片静谧之中,一场老朋友的对话就此展开。

乌鲁木齐南山远离都市的喧嚣,只有风过林梢的“沙沙”声,仿佛连时间在这一刻也放慢了脚步。我和李娟——一个用文字织就阿勒泰精灵梦境的作家,坐在南山一角,开始了一场关于文学、生活和内心世界的对话。

我们是老朋友、老战友了!大概二十年前就在一起工作,供职于阿勒泰地委宣传部。现在也同在自治区文学艺术联合会工作,不过,作为专业作家的李娟,不用坐班,所以见面的机会仍不多。

俗话说:“老乡见老乡,两眼泪汪汪。”眼泪倒是没有,但话题就多了去了。我们自然而然地说起了阿勒泰,曾经难忘的那片热土、那里的人们以及那些依然留存的美好记忆!

我们共同回忆起以往的逸闻趣事。李娟曾与外婆和母亲在阿勒泰地区富蕴县喀拉布勒根乡牧业队生活,她们家开了个小杂货铺,每年随着牧民转场迁徙,售卖日用品,按李娟的话说是“编外牧民”。机灵的李娟喜欢读书写字,虽然连高中都没毕业,但却干上了“码字”的活儿。感性的李娟善于观察生活、体验生活,很快写出了名堂,散文《九篇雪》出版后,引起大家的关注。当时,地委分管宣传文化的几位领导,登门拜访李娟,最后作为引进人才,安排她到阿勒泰地委宣传部工作。

命运随即改变。我笑着跟李娟说起了一件往事——当时,我任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地区文联主席,工作中接触很多,一次我参加招商引资活动从山东回来,手上一堆票据需要到招商局报销。见李娟在办公室,就让她去处理,宣传部在二楼,招商局在六楼。李娟接受任务后一阵风似的出门,过了一会,有人敲门进来,我看到李娟手上拿了张机票,神秘地对我说:“哈部长,刚才下楼我在三楼台阶上捡到了一张机票。”我马上回复道:“你把机票上的拼音字母念给我听。”她认真地开始拼读:“哈德别克·哈汉,啊,原来是您的!”我哈哈大笑说:“肯定是你风风火火上楼时,不小心掉在了楼梯上。”李娟满脸通红,笑着转身离去,上楼二次报销。

说到这里,我们都会心地笑了!这时,咖啡店的服务生听说李娟在店里,马上跑来索要签名。小伙子一手拿书,一手抱着宠物狗,李娟见到狗高兴得不得了,一把揽入怀中一顿亲热。我说:“还是那么喜欢小动物啊!”

这时,李娟突然问道:“没忘记我曾

给您送小狗的事儿吧?”

“啊……”她认真帮我回忆。

一次,李娟家的狗下了四只狗崽,来单位后眉飞色舞地炫耀,被我听到了。我想起儿子桑戈尔一直想养狗,便向李娟索要,她愉快地答应了,下午便抱来了一只漂亮的小家伙。抱回家后,儿子高兴极了,可是麻烦事也来了——小狗到处拉屎尿尿,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,更要命的是喜欢扯咬,把电话线都给折腾断了。一周后,我下了“逐客令”,让儿子把狗还给李娟。

说到这里,李娟谈及自己至今忘不了当时桑戈尔泪眼汪汪,一步三回头的模样。“哎,你们真不会养狗,给它安个窝,平时扔块骨头就行了,准保不会再乱咬。”我自愧不如,表扬她真成了动物专家,经验比我这个游牧民后代都丰富。

喝完咖啡,我们走出去开始漫步聊天,谈论共同的话题——文学创作。李娟告诉我,所谓成就真的来源于生活。在遥远的阿勒泰,看到了那些山山水水,结识了形形色色的牧民,听到了各种版本的故事,为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。我认为,虽然每个人都生活在这大千世界,但作家是其中的有心人,她们把所见所闻、所感所思记录并升华,才有了精彩的文字和动人的故事。无疑,李娟就是这样的佼佼者。

李娟的作品为我们描摹了一幅生动有趣的多彩画面。在她的作品里,读者既可以感受人间的喜怒哀乐,又可以体会生活的酸甜苦辣。她的文字就像阿勒泰草原的一束光,从东方磅礴升起,在正午热烈温暖,又会在西边悄然无息地落下。

玉素甫·艾沙问李娟:“你的文字非常生动,信手拈来,可信可读,仿佛能让人闻到草原的清香,听到牛羊在撒欢……”

她微笑着说:“因为我热爱这片土地,热爱这里的每一个生命。当我用心去感受它们时,文字自然而然就流淌出来了!”寥寥数语,李娟便把一个作家对于土地和生命的敬畏勾勒了出来。

我问道:“生活包括文学创作,其实是非常艰难且富有挑战的,你是如何面对并克服的?”

“其实,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挑战。重要的是要勇敢面对,用我们的热情和信念去克服它。”

“时代在变化,人们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,你是怎么看待的?”

“是的,事物总在变化和发展,文学也一样,我们作家在坚守初心的基础上,也要与时俱进,比如我的散文《我的阿勒泰》改编成电视剧后,在更大范围传播,在更多受众里扩散,这就是一种很好的结合。”

与李娟探讨文学话题、进行深入交流,我发现,成就她的是一种独特的创作理念——那就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追求。她笔下的风景透露出一种人类美好家园的模样,她描写的人物如草原上的花草一样多姿多彩,都是真实的存在;她眼里看到的世界,总是那么丰富,那么美好。她的作品和她人一样,若涓涓细流——时而跳跃奔腾,时而静静流淌,不断前行、灵动飘逸!

发现一个新变化——今天,李娟谈论的话题大都是关于家园、环境保护方面的。

她说在写作过程中,自己愈发怀念那些美好时光,美丽的风景和纯朴的乡邻,尤其那些民间文化让她欲罢不能,不觉成为了一个环保主义者。她说,现在自己有了些钱,不想独享,希望反哺社会,做些公益事业——初步计划设立一个环保基金会,保护生态家园、服务青山绿水,惠泽子孙后代。

我问她做名人有啥感觉?

她说一句话:“挺烦的。”各种各样的烦心事不断,影响了创作。索性搬到了大山里,呼吸新鲜空气,发散所有想象的思维。她说正在创作一部自传体散文文化长篇小说,她说不知是到了“瓶颈期”,还是其他原因,写作的进度很慢。我告诉她:“这叫厚积薄发,只是个过程。”现在联系她的人很多,在网上议论她的人也不少,她大都不理,害怕影响了心境。她说自己社交圈很小,因为大部分的日子都在独处,只有在单位上班的同事和屈指一算经常来往的四五个朋友。

我特意提到,有很多人议论她的性格特点,比如“社交恐惧症”这个敏感话题。她说,那其实是误解,她不喜欢凑热闹或是高谈阔论,有时候“笔谈”比“嘴说”更过瘾,性格使然,但喜欢和熟悉的人聊天。“今天,我们就不聊得很开心嘛!”

李娟坦言自己和妈妈截然不同——妈妈开朗、活泼,喜欢交友,现在生活在阿勒泰和海南,70多岁的人,还四处自驾旅游。“我和妈妈合不来,只好分开生活,不过,等妈妈老了,累了,需要照顾时,我会回到她身边。”

漫步村庄,在一个小广场看到了硕大的地球仪,我俩停步凝望,李娟指着地球仪说:“这里是我的第一故乡——四川,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——新疆。”随即,她的手停留在祖国版图尾端处深情地开始告白:“这是我的阿勒泰,我一生的故乡!我不会离开这片热土,一辈子都会与她同在。”不爱小家,何以爱大家?李娟浓浓的家乡情也深深地打动了我……

李娟确实成名了。我们走在村里,不时有路人向她打招呼。突然,一辆越野车在我们身边停下,跳下几个男男女女。“是李娟吗?总算看到真人了……”一边说一边要照相留影。就连我回家发的小视频《与娟同行》,阅读量也数以万计。但在我这个老战友、老同事眼里,她依然是那个爱说爱笑、天真无邪的小李娟。

我们漫步于南山的小村庄,行走在蜿蜒小径,湿漉漉的泥土和晚秋树叶黏合在一起。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气息,仿佛整个山林都在呼吸,吐纳间散发一种让人心旷神怡的清新。高耸的树木构成了一道静谧的屏障,将城市的喧嚣隔绝在外——仿佛踏着《羊道》走在《阿勒泰的角落》,山前平原是那《遥远的向日葵地》,《冬牧场》静静地等待牛羊的归来,《九篇雪》已经飘落在博格达峰顶,极目远眺正北方是《我的阿勒泰》!

再长的路也有尽头,再多的话也不能穷尽,分别时我一手提着她签名的一摞书,一手握着那温暖的小手,望着她纯真的笑容,和玉素甫·艾沙踏上了归程。

衷心祝愿李娟佳作迭生、生活幸福,在文学创作的海洋里劈波斩浪、勇毅前行!



素描《爱不是一种感觉,而是一种实践》
□ 孙永革 作

睡莲

□ 李辉

不愿诗意江南
做一朵任人采摘的莲花
东南西北分
鱼戏莲生

不去碧玉搔头
做水深处随风摇曳的菱荷
清水濯缨兮
翘首弄姿

无意周公笔下
香远益清的爱莲
婷婷袅袅兮
附会高光

谁也不做
在北纬48度西北之北
你活成自己的样子
与无边的沙砾芦苇白桦为伍
与远处遥遥雪山隔空相拥
额尔齐斯河从你的梦畔流过
岁月静好,江湖终老

这里

□ 恩特马克·群泰

这里的土地富饶肥壮
这里的草原山花飘香
这里的山间大河浩荡
这里的雪野白色茫茫
这里的小伙粗犷豪爽
这里的姑娘热情奔放

啊——啊——
这里就是,巴太的故乡、文秀的向往
也是你,心中的诗和远方
这里就是,巴太的故乡、文秀的向往
也是你,心中的诗和远方
雪都的美誉神州远扬
乌伦古尔磅礴浩瀚
套查干湖湛蓝沁凉
可可托海情歌回荡
美丽的禾木令人神往
喀纳斯仙人胜似天堂
啊——啊——
这里就是,巴太的故乡、文秀的向往
也是你,心中的诗和远方
这里就是,巴太的故乡、文秀的向往
也是你,心中的诗和远方

松弛阿勒泰

□ 杨继龙 作

有担当的小男孩

□ 克兰

一直想找个方便的时间回阿勒泰,跟些老人聊聊天,聆听他们的“如烟往事”!九月的第一天,已经准备好行囊的我,在看到乌阿两地天气预报“明日有雨”时,决定立即出发,独自驾车前往阿勒泰市。

阿乌高速路上行车稀少,我的车速能快则快,感觉累了便在服务区歇会儿。经过近6个小时的奔波,下午5点半到达阿勒泰市实验小学旁老二中家属院。82岁的甘奶奶住在这里有40年了!她曾是她的邻居,后来给我儿当过保姆奶奶,如今是我采访的第一位尊长。老伴叶老师去世后,甘奶奶独自生活。当我说明来意后,甘奶奶坦率而坚决地拒绝讲述自己的过往。“那就讲讲我吧,讲讲常驻在二中十年给你留下的印象。”甘奶奶答应了,可讲了一段之后,我听到的却是她和老伴的一些往事。甘奶奶自己也省觉了,“怎么讲着讲着就剩下我自己了呢?”

随后几天,我先后采访了阿勒泰文化名人庞秀卿老师、画家饶克义,还专程去福海县采访了85岁的郭屏宇老师。空闲时,我站在住宿的四楼阳台上,欣赏小学生们上学、放学时的热闹场景。看到那些接送孩子的家长和书包肿胀的学生,不由心生感慨,冒出疑问——孩子们处在学校、家庭和社会的“三维空间”,面临复杂多变的教育和成长环境,谁才是真正的主角呢?

这些难以解答的疑问并没有影响我的采风计划。在按预期完成重点对象的采访后,又同几个年龄与我相近的朋友聊天,聆听曾经让他们莫名其妙的一些往事,感慨“青山绿水枉自多,华佗无奈小虫何”!而我已做好9月14日返程准备。前一日下午,我下楼上街准备去买药。走出小区大门,正赶上—墙之隔的小学放学,成群结队的孩子们鱼贯而出,走在专为他们修建的廊桥上。

一个小男孩边走边路,边用铅笔在作业本上写字做题。我轻轻摸了一下他的后脑勺,问道:“小朋友,走路还做作业呀!回家再来得及吗?”

“来不及!”男孩迅速回复。
“为什么?”
“因为我要照看妹妹。”
“爸爸、妈妈呢?”
“爸爸忙,妈妈也忙,他们都上班呢!”

迟疑了片刻,我又问:“你妹妹多大了?”
“一岁半。”

“平时,谁照看呀?”
“奶奶,但她每天要去跳舞。”
“妹妹会走路了?”
“会走路,还会说话,叫‘哥哥’,也会叫‘妈妈、爸爸、奶奶’。”
“呀,你这哥哥当得可真好!”

问着、听着、走着,我们就到了2路公交车的军区站点,小男孩要从斑马线处过马路,我连忙叮嘱:“过马路就不要做作业了!”

小男孩点了点头,随来往人流同步踏上了斑马线。

望着那小小的背影,我缓步朝不远处药店走去,却突然感慨这个自立自强、担当有为的小男孩,随即拿出手机,在“备忘录”上记下了这段单纯的对话内容。回到乌鲁木齐后,当我把“备忘录”往电脑文档里的《读书与写作年谱》转移时,难免再生感慨!

想起那个走路还能做作业的小男孩,真是可敬又可怜!也许,老师布置的作业并不多,但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时间确实太少了——他的时间被按时上下班甚至可能被安排加班的父母分去了一部分,又被热爱跳舞的奶奶分去了一部分,因此,小男孩在路上做作业成为了常态,当然就不足为奇了,好奇的是我这个退了休的“老男孩”,心生怜惜!

我很想知道,当父母、奶奶和老师知道这个小男孩在放学路上边走边做作业时,他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?当你读到这样的场景时,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?当我追问下去,为这个小男孩“请命”时,忽然责怪起自己,当时光顾着聊天,竟然忘记问他的尊姓大名了。因此,在这篇短文里,我这个“老男孩”只能尊称他为“小男孩”。

我真的很抱歉,小男孩!